TS2409/79250.21(8)

8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0 1966

與趙壽卿

蔡三兄弟欲求壽卿長蒭田耕住以舊於我佃故求通一言惟裁之不可則止亦無固必也謝伯倚近至白沙以前所托通好於李氏者季之唯唯可見人心所同也知之

與周用中兄弟

天地自然之利人得而取之何分彼我使諸子姪如老朽何所不讓使老朽如諸子姪亦何所不爭向義不如就利尚德不如用智朝三暮四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口與心違强之以其所不能則怨諸君豈不謂然乎今只以鄭明府所書券爲實更不問其是非但據用中用到價銀若干老朽願償之如此既不獲罪於鄭又不負用中諸子姪亦可以釋然矣解紛之策莫過於此諸君其亮之

與李孔脩先生門人

子長乳瘡嘗一塲重病今脫然矣聞之慰喜賴朋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即日塋封甫畢三月而葬禮也亦時也始以吾爲殯宮論者紛紛今帖然矣寢食夢寐舉安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狗奚可哉未有會晤之期惟加愛

與范規先生門人

近有人自南京來承定山先生偶得右手足風痺之疾近雖小愈尚未脫然欲求養生之術非能用莫能盡之以此相托定山平生故人老而嬰疾可念可念能用定山之交亦不可謂淺淺者何愛一行如能用寄跡山水間去來自由自此至彼數千里坦途計日可到然亦不敢必蓋

行止非人所能項來衡山之約如許又可固必耶專此馳問倘蒙金諾先乞飛示早脫須一至精舍商量切望切望

與趙汝夔

即辰聞舜英護母夫人喪歸矣遠道無虞幸甚幸甚但未審几筵安在何處近來邑里中夜刼之盜橫甚可畏宜得一穩便處無水火盜賊之虞方可停柩此送死第一義君子見幾而作時義當然幸自裁之勿奪於浮議憂病中未由奔慰想能亮之

與董子仁

前九月得周文選書知子仁久乞省家居多賀多賀又云在高亦養病歸或不可起不審此語何謂前此獲手教及克恭書感歎屢日凡百且置之勿論只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某奉別後更無他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今幸老母麤康地

方無事日夕與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
惟有志者少薄俗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
耳聞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
闢書齋於後圃靜坐皆不以病廢學子仁何日
復京尚希一札以慰惓惓某自春間一病自汗
到今尚未脫體臨紙牽勉言不能盡惟亮察

與張聲遠 先生門人

久不得字去年託賀官人往一紙尚未卜沉浮
一別音耗便爾難得可歎可歎秋試捷否不足
憂喜謾欲知之耳時用子然客帝京忍寒餓二
十年爲母家不去誠亦可憫萬一了此心事不
東入吳即南走羅浮與兒輩下上四百峯頭采
蕨亦可供也謾思及之此日病正愈臨紙不復
一一

又

得正月十一日手書悲憤填紙幾不可讀平居
相與論議慷慨未始不以外生死爲達填溝壑
爲賢一旦臨大故不可堪忍之時尊卑疾病盈

室家無錢財作何措置況於東吳反葬水陸數千計亦不下二十金所費將誰仰耶勢利風馳朋友道缺昔人所能者例不可望於俗輩如某一二麤知抑皆所謂菰漏裏佛不能救落水羅漢奈何奈何情切事違心邇人遠撫紙興懷徒增悲怍惟亮察不具

與譚有蓮

比日家僮自貴里來承口諭欲爲小孫田議婚以平卿之孫女平卿善士與古愚先兄游處亦通家也幸甚幸甚第恐傳言或誤好事多魔於是叩諸著得大過之豫蓋古占也未審果如尊意否夫量才求配聞之先賢計產許婚甚於流輩癡孫疑未中東床之選世業恐重貽西隣之憂是以未能釋然於鬼神之謀也專此馳白庶幾爲是一來倘不以疎外見疑拱俟拱俟

與陳德禎

聞近被繫郡獄懸懸切懸切計今當道多明察想不加害於無罪之人否泰數也勿過爲隕越人

不幸所遭有甚於此者亦無可奈何且安心順命善將攝爲禱

復陳晁

蒼頭至得書承貴恙漸平復喜慰之至更慎小愈以赴秋闈之選幸甚幸甚得失雖云有命然更委之命亦恐未盡今一科所取士若干多備數一時耳安可據以自比耶如前中舉子多真舉子與僥倖尋常者相去奚啻十倍如是而失解誦伊川之言以自解可以無愧矣餘不悉

與舊生陳魁

生仰給歲月於鉛槧瓶無羸粟以畜其妻子年幾六十益以疾病困以盜劫士一窮至若是哉昨望見生龍鍾如東田老人稍就之疲頓與石翁異者幾希然與之論舊事寫平生於我三沐三薰之歷歷猶是也使我囊中有九還大丹能反老爲童與生共之庶幾其成也可待生既絕望於我矣我更望於何人惟日孜孜鑿而後已生與我皆然復何道哉復何道哉佃者還聊此

復制中不具

與容一之 先生門人

幾日不得至祠下眠食何如一之平時筋力倍于今云瘠甚則老者可知矣古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旦夕欲見一之與論之不審力疾乘竹兜子能一至碧玉樓否耶專此馳問惟自量

又

今日貴恙輕否老梁課好決定不死可無憂

所脫手書與陶公勸勿建書舍未見故札所[illegible]此

二事數日往來于心殊無好況章因多病厭苦人事決策往平岡朋友間多不省事多言平岡土瘠難望成田老母聞之遂阻此行奈何奈何此非不忠愛於我抑未知所以忠愛也平岡土雖瘠然便謂其終不成田則又疎矣天下豈有棄物而人欲爭者乎不信人之言眼前事所見往往如此可笑也何日可動到齋一話甚懸懸

也比聞足疾傷於勞而發由老朽故今思之但有慙負而已奈何奈何先妣墓即日塋封麤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使人守之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其親而欲報之其大者安在耶困於財限於分益亦無可議矣近苦憂病相持無以自遣尋思只有虛寂一路又恐名教由我壞佛老安能爲我謀也付之一歎而已何日對面罄其所欲言

與馬貞

前日舟中與一之談及神理爲天理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神理之物非但不可戀着亦其勢終不能相及於我何有伯幹病至此當大爲休置縱未至灑脫地亦漸省得些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從此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老倦不能再省視今眞福在候以此能一開目否

與陳秉常先生門人

辱書見勉勿斷酒肉扶養衰軀眞情苦語足仍

拳拳頃者賴諸友之助先妣得安小廬山之兆
即日塋封甫畢遣人去采藤縣木爲祭享之室
立祭田求墓誌事皆不可缺又不知人子思慕
其親而欲報之大者安在耶限於分困於財蓋
亦無可議者矣到京見定山先生潘時用姜主
事問我以是告餘不敢囑別紙所議禮想是但
老朽檢閱未得且置之病畏多言念吾子遠別
聊復此耳途次見東山劉都憲先生告厓山慈
元廟成甚完好因以先母訃告某在病不具疏

與崔楫先生門人

承示諸作見意思始者期民澤九月入羅浮四
百僊峯依舊見之但不在脚底耳來喻不忘在
學幸甚但恐進退未決不立輩水陣終難勝敵
希說勉之歲月不待人也李子長落水羅漢吾
輩皆旋渦佛耶何故無一人救之稀葵草果神
效當求識者致之感掛意某復希說秀才

又

某疏不意先府君奄忽傾逝衰病多遺不時奉

慰罪罪比日寒甚想孝履如宜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老拙所見多矣願希說勉之

與伍光宇

昨晚景雲歸具悉老兄動定某通夕爲之不能寐覺得老兄此病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夫有所不平然後爭爭至於忿斯不平之至而氣爲之逆逆則病生矣雖所致疾之由寒暑饑飽勞佚失節居多而此之弗謹實吾自爲之不可不知也據景雲所說老兄於此一項罪過全未肯認全未磨洗縱疾痛不積於此氣象所關尤非細故林緝熙所謂怡怡之說殆亦忠告之言也盍深省之否則未有入道之期也不罪不罪

又

賤軀失養百病交集近過胡按察請教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驗但日用應接事煩不免妨奪工夫不精今欲自五月一日爲始以家事權屬之老母非大賓客令諸兒管得及光宇未復白沙借尋樂齋靜居百日有驗即奉還也光宇決策往青湖則此屋亦須有分付其將來却是東道非僦屋人矣呵呵

又

今脫叔貞兄弟過白沙適有客遠方來而賤疾又作遂辭去晡時螟姪歸自南山具審比日遺恙增劇皇恐皇恐天果無意於善類耶未可知也陳後山之詩一時人皆不好獨山谷與坡翁知之卒能行於世後山亦到今不死夫苟有可恃雖死可也況未必死乎不具

與陳德雍

其啓清江之去白沙幾山幾水一夕恍然與德雍先生葛巾青藜相值於寶林拍手笑語坐佛燈前促膝嬉戲若平生不知其在夢也及覺始

悵然若有所失即復閉目入華胥尋向來所見一恍惚既不可得則又歎清江之去我遠德雍今存亾不可知況欲與之握手耶某別後況味如昨但年來益爲虛名所若應接既多殊妨行樂耳平生只有四百三十二峯念念欲往亦且不果男女一大俗緣何日可盡雖云道無凝滯其如野性難拘尋欲振奮一出又未能也德雍老矣頗復能記憶寶林昔日之言否乎臨紙不勝悵惘

與李德孚

某聞古之廉士資送其子有鬻一犬而足者今犬之殖幾何貧者雖有百犬不以資送鬻也不鬻則耻之矣耻非其所耻何所不至甚矣俗之能移人也別紙稱清門羅某何敢不從脫尚未免芥蔕人言則莫若崇儉以導之令盡去俗樣異時資送之來白沙必勿留一塵以累吾自然幸甚幸甚凡此一聘之費大率不過十金但如來教則太近俗而惡無文故以叙與幣易之而

侑以羊酒不審以爲何如

又

別紙乞恕專擅聞老兄近復假館禪林靜坐此
回消息必定勝常耳根凡百所感便判了一個
進退老兄今日此心比諸平時更穩帖無疑否
賤疾幸少脫體但尋常家中亦被聒噪情緒無
歡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
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檢着便有不由已者抑
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
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
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
秪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
不相責望在已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
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
也

與潘徐二生

去冬得二生手書半月置床頭日一展展時一
發歎後生所急者何後生所畏者何轉瞬來便

都望三十四十不自激昂不自鞭策將來伎倆又似拙者模樣耳奈何奈何蕭先生書報潘生近聘岳家甥女可喜可喜然自是轉多事矣拙者正在不了中自曉事者觀之未必不以爲憂也呵呵

與伍伯饒

有牛眠於此意中了了而不能使人信得伯樂一顧增價十倍甚幸甚幸山人眼家人夢卜人卜三事不期而合復奚疑謹此也賀餘不具

與林蒙庵

某啓不聞問久矣忽得手書讀之恍若蒙菴之登我堂也昔者嘗一造蒙庵於京師則拜蒙庵今思蒙庵而不見見蒙庵之書則拜其書如對蒙庵焉嗚呼可勝慰哉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德不賢者之愛人也期於姑息讀蒙庵之書知蒙庵之愛我亦如我之愛蒙庵也雖然有甚愛者有甚憂也蒙庵之愛我甚其於人也則憂僕之自愛則憂其於人也則否憂其憂無憂人之憂

其亦有以異乎蒙庵官于朝也則行乎朝僕之居山林也則行乎山林蒙菴欲以其道施諸人僕猶未免於自治其不能無憂一也在已在人則殊耳梁石時可之憂在已者而亦爲人憂克恭則舍其在人者以自憂是三人者僕皆有慕焉而其憂不同又何怪乎出處之殊也蒙庵所稱胡提學亦如蒙庵之憂者也彼其意以爲古之道不徵於今則人不信不信民弗從是固憂時者之所圖也其爲人也雍容平恕樂善而忘

勢其於僕也有一日之雅焉僕之得譽於提學苟非其爲人之急亦朋友相好之私耳非提學之心本然也蒙庵置之勿言可也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僕竊願與諸公共勉焉若無往來音問之有無各隨所感應之宜疏疏宜數數不過乎情不勉乎敬惟當乎時義焉耳此之謂易也必曰我無利乎彼我勿言不可也持此以廣蒙庵之意何如

與時矩 先生門人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烏乎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又

某慰言四月二十五日得黎三報悲惋連日太夫人一旦厭世時舉不幸遭此痛極奈何奈何今日之慟昔日之思何者爲怨何者爲憾縱浪大化此往彼來吾將校計其短長非耶溝塡壑委在我者一切任之而獨留情於水菽非耶賢者力行已志惟恐一事不底於道其能合於親

者幾何吾重爲時舉悲之老病支離不供走弔
惟强粥自大不宣

又

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儱侗與吾儒似
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
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問者安能
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而無歸宿無準
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拙和一
首奉去可一閱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
見著落却還一字也獻章書與時矩

與謝伯欽

聞子酣於鬬矣老衰無能爲援請竭端末利害
爲子籌之知貪得之爲害絕禍於未形上策也
不役一錢不損一人以直道爭之官府失得付
之於數必不已而與之均焉中策也損財以爭
而家日耗殺人以爭而冤日積僥倖錙銖難得
之利自遺鈞石不測之憂此下策也若能歸咎
於己舍之勿爭以分產悉推諸弟清修苦節以

立於世如子才不出十年天下皆服其義而仰其德令聞洋洋播於四方輝光赫赫流于無極視平生不得意處如秋風之振木葉零亂脫落無復芥蔕之蹟因敗成功此又策之奇者也諸策惟上策省力而易行然已無及矣其餘可否更請擇之

又

葫蘆甚美山廚得此免乞憐之瀆感感聞近欲遷居木洲求靜可喜可喜然未若北角就田而家尤便也韓子云恨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去煩入靜當亦有漸乎未間閑來一話

與潘舜絃

儀禮一書訛缺板多一經先生與黃大理手校便爲完帙野人平生際遇未有如此而者敢不拜賜空山深夜兀爾一榻撫卷即如對面耿耿達旦

與庠中諸友

春初承諸君枉顧屬有哀事既不獲披接又不

果以時還謝多罪多罪近按察胡先生過白沙
青燈敘舊之餘輒及此方人士惓惓以爲已之
學望諸君甚盛意也某親領誨言不勝感感尋
欲與諸君共言之賤疾固未及諸君方急於秋
試區區迂濶之談恐難驟聽然又不敢淺窺諸
君而謂吾言之無益而不言也謹此奉瀆萬一
諸君之留意焉

與僧文定

僧文定嘗參學四方坐關於觀音山三年益廣
僧中之知者也偶以事繫縣獄慮是非之不見
察也懇予爲白之予以邑主楊侯公明必不妄
加害於無罪之人予嚴干謁人之戒久不可破
文定從西方之教苟有得焉則能以四大形骸
爲外物榮之辱之生之殺之物固有之安能使
吾戚戚哉示以是詩一戒持來三十年何曾長
揖長官前山僧若有西來意不把形骸乞世憐

慰馬默齋喪子

吾子得數之奇孰與孟郊孟郊產三子罕之退

日今吾子之哭凡幾抑又有不盡同者焉郊爲詩盡泄天地鬼神之秘而不爲造物所予不知其後何如吾子厚積陰德於必有爲麟種降爲家寶此未足深惜也

慰鍾五

令兄竟爲泉下客矣足下當甚悲痛令兄今生幾何矣眼中如此逝者不少又何足怪但人未死前一日誰肯信著此事終日勞勞而不自足及至死時便無可主張亦可悲也已拙疾未由奔慰謾往此紙惟足下亮之

與林時表

時表而代而父侍奉大夫人几筵何得舍朝夕奠而來應試老朽聞之竟日不樂欲致一書計已無及於事遂不果比發去兗州訃來喪弟去冬死北京果然惜哉適得尊甫翁濟寧四月望日發來手書進退不能無遺憾矣奈何奈何老母塋封甫畢未由遣人致慰幸亮區區緝熙行時云到部須求便養而自去冬謁選至今年未

四越月矣授以山東兖州府教授然後奏請
親家宰不許前此何不引例告選司當言而默
欲焉待哉舉措如此謂之不濡滯人孰信之宜
其不見許也中間揀選家宰見怪假令不病將
不計其不便於養而就選耶自古[illegible]之不決於
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
疑不可得也烏乎惜哉

白沙子全集卷之三　終